

在最新一期《三联文化周刊》上,读到一篇署名里克的短文《乔治·惠特曼》。才知道在巴黎颇负盛名的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叫乔治·惠特曼,而这位已经 98 岁的老人,在刚刚过去的 2011 年的年底去世了。禁不住心里涌出一阵伤感,也有一份敬意。

开在巴黎左岸拉丁区的莎士比亚书店,

是巴黎的一道风景。虽然赶不上卢浮宫或巴黎圣母院那样人流如织,但喜欢书籍和文学的人,那里是不可不去流连的地方。我一直以为,在巴黎的左岸,莎士比亚书店和黑猫咖啡馆是对称的两极,如同我们古典诗歌里的精美的比兴和对比,让巴黎有了诗的韵味。

这两个地方,都曾经是作家、艺术家常来的地方,当然是那些潦倒的作家、艺术家,绝对不是如今我们这里经常光顾摆满精致书签或财富排行榜上的作家、艺术家。但是,在这两个地方,却诞生了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比如乔伊斯便是诞生在莎士比亚书店,德彪西诞生在黑猫咖啡馆。和黑猫咖啡馆不大一样的,是莎士比亚书店还为那些潦倒的作家提供免费饭菜和住宿,腾出来的是老乔治在三楼的卧室,让他们在这里看书写作,过几天或几个月自由自在和莎士比亚与缪斯接近的日子。

两年前的五月,我从巴黎圣母院出来,本要去拉丁区看我曾经在北大荒的一位朋友在那

飘落

黄惠子

立春之后几天,开始飘雪,并不感觉严寒,在这安静的晚上。雪下得微小且细密,却显得这样尽心尽力,像是一个人所能够抵达的最高音在唱着歌,纵使声响清浅缥缈而即刻落至地表为尘土所淹没,传递不到想要的远方。

或许在这场雪看来,飘落即是它本身该坚持的姿态与过程。在长空,生命短暂停留的片刻,就用心绽放,用力感受。结果在哪里,并非自身所能谋划的事,但求认真走过这一遭,以它足够呈现的气息。

飞着看(现代油画)

严力



离海最近的地方,是一间小屋。那是我想象的空间。第一个迎来的太阳,第一个看到海上飞来的红云。海茫茫,心向往,我拥有了那一间海边小屋,每天和海相伴,再也不会孤独。

想起诗人狄兰·托马斯生前的写作小屋。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屋,濒临大

离海最近的地方

徐长顺

小屋的窗口,想着我的诗,想着我的一生,想着一切和我有关的人和事。离海最近的地方,我知道了做人的大气,懂了海浪中的生存,不只是勇敢,还需要智慧。海在心里,我就离海最近。

经 60 余年了。

想起两年前曾经和莎士比亚书店不期而遇的邂逅,也想起我们的书店。我们个体经营的书店不少已经关门,就不要奢望能够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书店了,让你感受岁月沉甸甸的沧桑,让你的怀旧心情有一个落脚的去处。如今我们什么都是要讲究效益的,已经绝对不干老乔治这样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了。想当年,老乔治用 500 美元就盘下了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改造成了书店,如今更如天方夜谭一样令人瞠目了。如今,会有不少精明人劝说老乔治父女赶紧改换门庭,将书店摇身一变而为酒吧歌厅或餐馆。

但是,如今我们不是在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吗?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如果仅仅有酒吧歌厅餐馆或摩天大楼,没有一个类似

高考结束,知道我大学无望,父亲四处借债,让我到县城里去复读。我说,不读了。背了爷爷留下的锯子、刨子和一把斧头,去无锡投奔一个远房堂叔。

无锡,是 18 岁的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刚到无锡的那段时间,我就举着个写着“木工”两字的小木牌,傻傻地蹲在路边。

因为接不到活,堂叔介绍我到江南大学的一家制作公交站的工厂。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庞大的铁架子上,一遍遍地刷上油漆。休息的时间,我常去图书馆门口转悠。可是不去,我不是大学的学生。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去处,中文系有个卖书的书店,叫做“江南书屋”。

空闲的时间我就去书屋看书。书屋里的老师对我慈爱地笑笑,听任我看,并不要我购买。时间长了,老师就问我,愿不愿意到书店来,当店员,兼搬运工。

第二天我就来了。兴奋地踩着三轮车,从遥远的书店拖来满满一车的图书。老师让我在书店的仓库里清出一块地方,铺上木板,当我的床。书屋其实是由一间教室改成的。教室被高大的书柜隔成两半,前面一半开店,后面一半做仓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我早已知道,只是一直不忍心告诉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我小时候知道 you can't get what you want always,害怕孩子在内心与我一样悲观,所以一直说,只要你想,你努力,你就可以达到那里。其实,我一直想等到孩子自己认识到的那一天。看来,这一天到了,在 8 点 49 分,一个普通的时刻。她用徐冰体写了这句话。

可是还是想再说,知道了生命的真相,小孩子还是要知道,生命中的祸福自有命运来决定,所以就坦然接受生命中迎面而来的幸运与不幸好了。这个 ALWAYS 有时可以放在现在比较乐观的位置上。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该守住的份。做一个守本份的人,比较安适。我现在是个唠叨的人吧。



莎士比亚书店这样的老书店,如一棵老梅树顽强地摇曳着嶙峋老枝的话,这座都市只能是一个文化单薄的暴发户。

库。这一夜,我几乎把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抚摸了一遍,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的顾客大多是学生,我的同龄人。我是热情的,可是他们很少和我说话。他们一边在书架前翻

诗会

——文青年代的流浪手记

申赋渔

着书,一边叽叽咕咕地说话。他们所说的内容,我都关心,可是插不上一句话。有一天,来书屋的学生,谈的都是一个话题。就在学校背后的惠山山巅上,将有一场盛大的聚会。全市有名的作家和学校里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去朗诵他们自己的作品。

我站在柜台的后面,眼巴巴地听他们热闹地谈论着如何在树林的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作。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漫不经心地向我说句顺口的客气话:你也来吧。他们还有请柬,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请柬。凭这个,可以乘索道上山,可以一直到电视塔。

我是翻过学校后面的围墙上山的。午后就出发了,没有路,其实自己花钱买票也能乘索道上山,可是我怕遇到那些常来书屋的学生。他们如果看到我,一定会惊讶得要命。

我叫肖承家,家住崇明建设镇大同村,今年 101 周岁。我现在跟儿媳住在一起,她每天悉心照顾我起居,儿媳沈兰芳也已经 73 岁了。别看我年纪大,但是耳不背、眼不花,手脚利索。晚年生活这么幸福,多亏儿媳照顾。有这么个比女儿还亲的儿媳,是咱家福分!

每天早上起床,我的儿媳沈兰芳总是帮我准备好洗脸水,做好早餐:一个鸡蛋、一碗营养麦片;中午,儿媳做好饭、摆好碗筷、端上酒,总是一声响亮的“爹爹”,叫我吃午饭;午觉醒来,儿媳又会拿出几块饼干,给我当小点心吃……

我每天在家都不闲着,喜欢出去溜溜弯,看到哪里需要整理的还会帮忙整理整理。就你们来之前,我还在后院菜地里整理柴草呢。你看我,弯腰拔草再起身,一点问题都没有,别看我头发白了好多,但

我手脚并用地攀援着,一路忐忑不安,怕在山里也会遇见熟人。终于安全到达电视塔,天色还早。远远看过去,已经来了不少人。我躲在一块山石的背后,想等天黑下来,再混过去。

已经有人在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了,有人高声地读了起来。我的手放在裤袋里,紧紧捏着一张纸条,我写的诗。可是我没办法走过去,只是远远地坐在这石头的后面,一遍遍给自己鼓气。

渐渐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向僻静的这边走过来。我只好向更远的地方退过去。终于,我在一个残破的生满了杂草的古墓旁边坐了下来。这是秦少游的墓。我就坐在这墓的旁边,等着天黑。

回到山顶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了。电灯并不是很亮,还发出嘶嘶的声音。非常多的人带着手电,把站在场地中央朗诵诗歌的人的脸照得光芒四射又斑驳陆离。人山人海。朗诵结束,一批批的人走进了场地中间,后面人的手搭在前面人的双肩,围成一个圈,人们唱起歌,圈子旋转起来。又有更多的人在外面围成更大的圈,一样地旋转着。所有的人都唱着同一首歌,四周

是还有很多黑头发呢。别人都说,看我的精神头,顶多 90 岁出头!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两个孙子盖的楼房,我的两个儿子先后都去世了,现在每天照顾我的沈兰芳是我的二儿媳,她从 19 岁嫁到我们

医学的分科如今越来越细。三级医院中不但分出内、外、妇、儿各科。内科又分心脏、呼吸、消化、血液、肾病诸科;外科又分脑外、胸外、泌尿、普外、骨科……更有再进一步分为肝脏内科、胰腺外科的。专看——类疾病,甚至一种疾病,自然容易积累经验,于是形成专家。专家看专科病,得心应手。病人的病经专家诊治,自然好得快。

不过人生的病,早期指向不明,上腹部痛,可能是胃病,也可能是胆囊炎;可能是阑尾炎、也可能是心绞痛……即使到了后期,心脏的病可能源于肺,昏迷可能因肝硬化引起。找哪位专家看好?还有不是病的“病”,比如说头痛,几乎是人人都曾有过的体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既不是大脑炎、也不是脑溢血。若不是感冒,则只是紧张或是“不开心”引起的,也就是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对健康的影响。CT 自然是查不出来的,神经科专家也未必精于此道。

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生们也越来越多重视细胞、细菌、病理、药理……而逐步地疏忽了对病人的关注。病人的想法、病人的感受、病人的痛苦常被忽视。医生只看“病”不看“病人”了。医疗“失人性化”,医患之间便难和谐。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了一种新的医学形式,这种医学整合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为一体,不强调分科,而关注心理、社会因素对人体疾病与健康的影响。除了治疗疾病外,还关注疾病的预防、病后的康复。而且除了治疗病人外还关注病人的家庭乃至社区的健康问题。所以在许多国家便将这种医学称为家庭医学,而从事这种医学工作的医生,则称为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可以看一家子人的病,必要时也可上门服务。从爷爷的心脏问题、奶奶的关节炎、儿子工作繁忙缺少运动、儿媳月经不调、到小孙儿的营养问题——都有关照,有病治病、没病预防,自然大受欢迎。当然若是发现大病、重病,家庭医生也会立即安排转诊,而且他们对各大医院、各位专家熟门熟路,几乎不劳病家费神,家庭医生已经给你约好接受转诊的专家。医生是家庭的医生,日子一久,也就成了一家人的朋友。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明显高涨。我国人口众多,完全靠大医院,自难解决,发展这种以关怀、照顾人的疾病和健康为主旨的医学方是出路。家庭医学在我国则称为全科医学,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医生则是全科医生。在家庭医学的策源地英国,也一直是称为全科医生的,即人们熟知的 GP 是也。

全科医学为病人、为家庭、为社区提供可亲、可及的、全面的、贯彻始终的医学服务,其本质乃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以人为本”才是全科医学的精髓。

我国政府对发展全科医学大力提倡。中国的全科医学在发展,中国的全科医生在成长。全科医生是你家的健康守护神,是你家的朋友。欢迎吗?

的散客让手电筒的光芒像蛇一样地扭动。我站在一棵老树的树杈上,热切地张望着。我知道,此时我混入其中也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有人来问我。树叶遮挡着我的面容,看着这狂欢却又与我无关的人群,我的内心喊叫着,一起跳吧,一起跳吧。可是我走不过去,我充满渴望,却又满怀悲伤。



爱上层楼

徐庆华 篆刻

我有个比女儿还亲的儿媳

肖承家

肖家就一直跟我和老伴住在一起,我大儿子一家远在杭州,老伴和二儿子去世后,二儿媳就一直悉心照顾我,我也一直把她当女儿看。我的饮食是她最当心的事情,早饭一个鸡蛋、一份营养麦片或核桃粉,儿媳妇一年到头都为我准备好。中饭和晚饭也每天为我准备好既清淡又营养丰富。蔬菜是自己家里种的,鱼虾肉等荤菜则每天翻花样。她知道我吃饭有一个习惯,中饭晚

饭两顿不离酒。春夏喝黄酒,秋冬喝自家酿的崇明老白酒,还不忘帮我酿酒,你看家里,我这个冬天要喝的米酒都已经酿好了。崇明有句俗语,“天天喝老酒,活到九十九。”老酒也是有营养的,黄酒和老白酒都是米酒。年纪大了,消化功能不好,要少吃固体食物,多吃液体食物。好消化还有营养!

别看我 100 岁,还是经常要“活动活动筋骨”。我习惯每天活动半个小时,拔拔草或在院子里散散步……儿媳怕我摔跤,不让我干活,我常常背着儿媳“偷偷”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也算是为她减轻点负担。虽然我耳不背、眼不花,手脚利索,但是人老了,视力听力总归要打些折扣的,大概打了七八折吧!

十目谈

臧洲寿星话养生 (陆一波 整理)

明请读一篇《我是“气象达人”》。

全科医生,你家的朋友

杨秉辉